

山东援巴教师戈壁荒漠里开课

自编英文教材挨个厂区跑教，最打动他的是那声“你好，中国人”

职教先锋

回国半个月了，莱芜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王凤杰还是改不了口——“咱巴基斯坦”。2025年6月到2026年4月，他在戈壁深处援教了10个月。他说，最打动他的不是教学本身，而是那里的人。街头写着“中巴友谊万古长青”，孩子看见中国人就喊“你好”。走在路上，被尊重、被信赖的那种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，让他终身难忘。他说，这10个月，值了！

记者 巩悦悦 实习生 蔡雅欣
石成阳 莱芜报道

“家里没什么事，你去吧。”
2025年夏天，王凤杰正在上课，手机震了一下，系里宋主任发来一条微信：有一个去巴基斯坦援教的任务，你报不报名？

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热血沸腾，犹豫的原因很朴素，“据我了解，任务所在地处于戈壁荒漠区，环境艰苦，去了得学着适应。”

让他下定了决心的，是家人的一句话，“孩子上大学了，老二也上四年级了。家里也没什么事儿，你去吧。”妻子的话很家常，但正是这句话，让王凤杰抛却顾虑，踏上了万里之外的那片戈壁。

走之前，唯一让王凤杰心里打鼓的，是语言。学校跟他沟通过好几次，能不能英语教学，他大学英语六级，但那是20年前的事了，“心里还是很犹豫的，但既然去，硬着头皮也要上。”

6月18日从莱芜出发，在北京培训5天，然后登上巴基斯坦的飞机。这不是他第一次出国，2016年曾随学校去德国学习。但这次角色完全不同。飞机飞了5个小时，还没飞出中国。王凤杰从舷窗往下看，昆仑山脉横亘在云层之下，满眼的雪山闪闪发光，“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，真没亲眼见到过，太震撼了。”

但他心里清楚，飞机落地后等待他的，不是雪山，而是一群迫切需要专业技术的矿区电工。

48摄氏度高温、 荒漠孤岛中的10个月

王凤杰去的地方，叫中冶集团资源开发有限公司。他在那里的学生，有的在采矿厂，有的在选矿厂，有的在发电厂、冶炼厂。他们能完成日常维护，但看不懂电路图，判断不了故障，更别提独立操作了。

这家公司是2002年中国企业租赁经营的一个铜金矿项目，已经运营了20多年，涵盖采矿、选矿、冶炼等完整产业链。

这个项目在当地有一个更形象的叫法：“南港北矿”。南港，指的是中巴经济走廊上的重要节点——瓜达尔港；北矿，就是王凤杰所在的山达克矿山。他站立的那个戈壁深处的厂区，正是这条走廊上的一个坐标。他的任务就是让这里的矿区电工真正“拿得起”这份工作。

说是“公司”，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社区。方圆几百里就这么一个企业，除此之外全是戈壁和荒漠。“植被非常少，出都出不去。”这里有400多名中方员工，巴方员工有2000多人——这些巴方电工，正是他每天要面对的学生。

到巴基斯坦第一天，40多摄氏度。空气湿度常年在0%到1%。真正需要适应的，其实是生活的极度单调，以及每天面对那些基础薄弱却渴望学习的矿区电工。一个人住单身宿舍，两点一



最初的方案是集中教学，但为了保证学习效果，王凤杰宁可自己多辛苦一些，也以小班化进行。(受访者供图)

线：宿舍、食堂、厂区，日复一日。

除夕那天晚上，在食堂吃了顿中餐，搞了点小节目，放了鞭炮，“算过年了”。大年初三赶上伊斯兰斋月，食堂安排了西餐——炖羊腿、烤羊排、大米饭，“就这么过了一个年。”

“刚开始头两个月，孤单感非常强，但忙起来就好了。”倒是临回国前一个月，确定了行程，王凤杰才有那种“离回国越近，越想家”的感觉。

集中授课改小班制 “自讨苦吃”让工作量翻番

面对这四五十个电工，王凤杰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。

这些学生分散在四五个厂区，年龄不一，水平参差不齐。“高中就算是非常好的了，大部分是初中甚至小学学历。”但王凤杰发现了一个优势：“他们平时用过这些设备，学起来比学生要快，边干边学。”

最初的方案是集中教学，一周上三四次课。王凤杰拒绝了。“人越多，效果越差。宁可我自己多辛苦一些，也以小班化进行。”于是，在后来的几个月里，他坚持去每个厂区，到电工自己的场地上课。每个班十来个人，一周12次课，工作量翻了三倍多。

还有一个细节让当地中方的工程师都十分佩服：是他去找学生，不是学生来找他。

“学生工作都挺累的，让他到办公楼找我，我感觉不太好。”他背着电脑、教具、自己制作的电气控制板，走到每个厂区的电工组去。噪音大的厂区没法上课，他就利用各厂的办公室，扯上投影仪开始讲。

“第一次上课很紧张。但课程一开始，反而就放松了。”王凤杰回忆，“那节课，学生从表情上、语言上，都表示能听懂。不断地点头。”

为了让学生真正学到东西，王凤杰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：自编教材。光靠PPT，知识量太小，前后不连贯。但那里买教材不



中方企业不仅在巴基斯坦建了工厂，还建了医院、学校、水厂，修了路。而他教过的矿区电工，正是这些变化的参与者和受益者。(受访者供图)



为了让电工学生少些奔波，王凤杰常常到厂间去送教。(受访者供图)

现实，太偏僻了，出去一趟很麻烦。他就在那间单身宿舍里，自己动手编了两本英文培训教材——一本《电工基础》，一本《PLC培训教材》。“有了教材，备课就方便多了，学生学起来也轻松了。”

教材有了，课也上了，但真正考验他的，是这帮电工的数学底子。巴基斯坦员工的数学基础太薄弱。一个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，可能就难倒他们。于是王凤杰动手做了几块电气控制板，上课时先讲原理，再用仿真软件演示，让学生看清楚继电器怎么动作、电路怎么运行。

原理搞清楚，就会了80%，再让学生自己动手接线。第一个电路教了三四次课，两三个小时

才学会。但从第二个开始，就非常快了。“到后来复杂的电路，我都不用管了，他们马上就接出来，接得非常好。”王凤杰说这话时，语气里带着一种师傅看到徒弟出师后的欣慰。

学完以后能干什么？用王凤杰的话来说：“能看电路图，能判断故障。拿着万用表去测，常开触点吸合不了，常闭一直断开，就知道哪个元件坏了，到仓库拿同型号的换上就行。”

让王凤杰真正觉得“值了”的，不只是技术。

“好不好吃” 与“中国人，你好”

技能之外，还有人与人的交往。

王凤杰在巴基斯坦最温暖的记忆之一，是一个不认识的小孩。偶尔外出，在路上碰到巴基斯坦小学生，对方会自然地说一句：“中国人，你好。”“他看见中国人非常高兴，到一个地方，好像人家都会高看你一眼。”那种感觉，王凤杰用了两个字：“骄傲。”

另一个温暖记忆来自学生阿里。巴基斯坦人名字很多都重复，“姓阿里的特别多，还有很多姓阿哈迈德的，就跟咱们姓张姓李差不多。”阿里反复邀请他去家里吃饭。一个周末的晚上，王凤杰去了，在学生家里席地而坐，没有桌子椅子，“很简单，煮了几个菜，主要是炖的羊肉牛肉，配上当地那种又细又长的米饭，还有烤肉和像馕一样的面饼。”

“巴基斯坦人热情，跟咱们不一样。吃了他的饭，他一遍遍问‘好不好吃’。咱们中国人是谦虚型的，说‘招待不周’。他就一直问：这个好不好吃？那个好不好吃？你只能说好吃啊，其实也确实不错。”王凤杰回忆。

回国前，有学生说要送他藏红花，他都拒绝了，“这里员工多数都是舍家撇业的，有这份心意就很让人感动了。”出发前的期盼实现了没有？王凤杰说：“从学生的表现来看，接受得比较充分。基本上能达到国内初级电工水平，个别的可能到中级。”

回国半个月了，王凤杰还有一个“口误”：“咱巴基斯坦。”

他自己解释：“在那习惯了。中国人又少，只能靠晚上微信跟家里、跟学校沟通。经常现在还‘咱巴基斯坦怎么样’。”说完笑了笑。这个称呼不是刻意的，是十个月朝夕相处留下的痕迹，以此拉近彼此的距离。

在巴基斯坦，王凤杰还看到了一些东西，是出发前在新闻里看“中巴经济走廊”“一带一路”这些词时感受不到的，“到了巴基斯坦以后，到处是‘中巴友谊万古长青’这样的标语。小孩都能说几句中文。看见中国人就喊‘你好’。”

这种感受，在得知中国企业为当地做的事之后，变得更加具体。

中方企业在那里不仅建了工厂，还建了医院、学校、水厂，修了路。“原来他们看病很难。咱们建了医院，不大，但有彩超机、CT机、抽血化验设备。不光中方员工和巴方员工去看，周围村民也去看，甚至阿富汗人都跑来看病。象征性地收一点钱。”他说，这种温度巴方员工感受得到，“他心里感激你。这一点和咱们中国文化一样，是知恩图报的。”

“这就是‘一带一路’的收获。”王凤杰说，“中国企业走出去，给当地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。交通、生活、通信设施，都建起来了。”

而那些他教过的矿区电工，正是这些变化的参与者和受益者。